

梦剧场

刘老根

小说版

薛立业 万捷 著

现代出版社

1247.57
6

梦剧场

刘老根

薛立业 万捷 著

现代出版社

刘老根(赵本山 饰)

丁香(高秀敏 饰)



药匣子(范伟饰)









第 一 章

刘老根进城两年了。进城那年五十一，今年五十三。

两年前，这位老鳏夫脚踩一片落叶走出长白山区，来到省城充当一个老太太的角色，替儿媳妇看护小孙女。转眼之间，小孙女珊珊长大，上了幼儿园，刘老根渐渐觉得自己没用了，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回山里去。城里的生活他过不惯，他无时无刻不想念家里那座大山。

刘老根在山里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所以进城以后依然每天四点钟起床，先到公园里跑一圈，然后就开始撞大树。他觉得撞大树是最好的锻炼方法，撞得五脏六腑都悠悠荡荡的，身子就觉得十分好受、十分轻松。这一招他是跟城里人学的，仅从这一点他就佩服城里人能琢磨，会生活。

这天早晨，刘老根起得晚了一点儿，来到公园的时候，老远就看见几个老人已经站在了树下，一下一下地撞着大树。他默默走到一棵树下，也慢慢撞了起来。他没注意到，头顶上挂着一只鸟笼，笼里一只黄莺正跳跃着鸣叫。

刘老根一边撞大树，一边斜眼睛看旁边一块草地——草地上运动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身穿一套红色运动服，正投入地舞着一套太极剑法。刘老根的眼神很有意味，绝不是随随便便地看她一眼，那眼神里明显带有一种痴迷和神往，也夹杂了乡下人看城市女人时的不自信和距离感。

这时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走到刘老根面前，静静地打量他。他眼里的刘老根挺滑稽——身穿一件低档西服，衬衣系严了扣子散在裤子外面，脚下穿着一双圆口布鞋，那装扮让人觉得不城不乡。

老人说：“你怎么又撞这棵树啦？以前不是撞那棵吗？”

刘老根说：“我没准儿，得哪棵撞哪棵。”

老人用一根木棍挑下来鸟笼，不满地说：“我看你还是固定一棵树吧，别得哪棵撞哪棵。你看，你把我的鸟都吓着了。”

刘老根笑了笑：“哟，这是咋说的？我没往树上瞅。”

他锻炼完身体便回家做早餐，做好了再叫大家来吃。

珊珊今天不知是怎么了，噘着嘴坐在桌旁，看着盘子里的食物不吃也不喝。刘老根极力劝孩子吃东西：“珊珊，你今天怎么不吃啦？你不是最愿意吃爷爷给你做的鸡蛋吗？今天爷爷做得最好了，一点儿也不硬，不信你尝尝？”

儿子刘大榛也皱着眉头说：“珊珊快吃，再不吃就来不及了。”

珊珊摇摇头：“我不吃鸡蛋，我到幼儿园喝粥。”

刘大榛气急败坏地说：“粥哪有鸡蛋有营养啊？快吃！”

珊珊不说话了，也不吃。

父子俩劝孩子吃饭的时候，刘大榛的妻子夏雨潇正坐在卧室的梳妆台前化妆，听见餐厅里吵吵嚷嚷的，就放下眉笔走出卧室，来到餐厅问刘大榛：“都啥时候啦，怎么还不送她走哇？”

刘大榛无奈地说：“她什么也不吃啊！”

夏雨潇问：“她不吃就不走了？幼儿园不是还有饭吗？”

刘大榛没好气地说：“不是你规定每天早晨吃两个鸡蛋吗？”

夏雨潇自知理亏，眉头一皱：“行了，赶紧送她走吧！”

刘大榛听了妻子的话，便对父亲说：“爸，你送她走吧。”刘老根答应一声，牵起孙女的手出门。

刘老根走进自行车棚推出自行车，抱起孙女放在车后架上，然后骑上自行车奔幼儿园去了。

送走了孙女，刘老根就没事了，回到家心里烦得不行，便打开小录音机听二人转。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录音，想舞剑那女人这时候大概又坐在那条长椅上了。想到了女人，这屋子就呆不下去了，他于是揣起小录音机，抬腿出屋。

这是一座花园式居民小区，环境整洁优雅，到处是喷泉、假山等园林小景。看得出，这里是富人住的地方。

刘老根从家里走出来，远远地看见喷泉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个女人，背对着他。他知道她耳朵上插着一个小耳机，正听着外国音乐。他还知道，她怀里还趴着一只小狗。那女人叫韩冰，就住在刘大榛家楼下，是个有钱的寡妇，今年四十多岁。

刘老根慢慢走近长椅，衣袋里的小录音机渐渐把二人转的唱腔送进韩冰的耳鼓。韩冰微微扭头，脸上露出诧异之色。

刘老根拘谨地向韩冰点点头，红着脸问了一句：“啊，玩儿狗哪？”这是他第一次和韩冰说话，他在这个女人面前似乎总摆脱不掉隐隐的自卑感，所以，他的话说得不是很得体。

韩冰听了这不伦不类的问话，忍不住笑了。

刘老根也跟着讪笑，然后没事儿似的向四周看了看，却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他愿意和这女人接触，但又有些不自在。

韩冰眼睛盯向刘老根的衣袋，拿下耳机问：“二人转好听吗？”

刘老根低头看了一眼衣袋，问韩冰：“你不愿意听？”

韩冰不回答，低下头抚摸着怀里的小狗。

刘老根伸手从衣袋里拿出小录音机，把声音关了，然后叹息一声：“这一天哪，呆得没着没落的，全仗它哼哼呀呀的解闷儿呢。”

韩冰若有所思地看着刘老根，说：“坐下说话儿吧。”

刘老根的眼睛明显地亮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在椅边坐下。韩冰主动相邀，这对他来说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。

韩冰说：“你来这儿快两年了吧？”

刘老根点点头：“嗯哪。”

“老家在哪儿呀？”

“十八道沟，就在长白山脚下。”

“十八道沟……是个村子？”

刘老根再一次点头：“嗯哪。小村子不大。”

韩冰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看孩子？”

刘老根眼里露出惊讶：“你看出来了？城里人眼睛挺毒哇！”

韩冰淡淡一笑：“楼上楼下住着，时间长了自然就看明白了。”

刘老根这时说话开始流畅了：“这不是嘛，现在的孩子都娇贵，我那儿媳妇又是富贵身子，当妈的活儿都得保姆干。找保姆的条件还挺高，必须是知根知底儿的。上哪儿找哇？就得我在山里给他们找。前后一共找了十几个，哪一个也干不长，他们容不下人家！没招儿了，就拿我当老太太使了。”

韩冰又问道：“你儿子不是有一辆车吗？怎么还得你骑着自行车送孩子？”

刘老根摇摇头笑了，自嘲地说：“啥叫‘别扭’哇？这就叫‘别扭’！我那孙女儿人不大毛病不小，晕车。”

韩冰自言自语道：“家家都有本儿难念的经啊！”

刘老根越来越自然了，开始审视女人，试探地问：“你们家……人口不多吧？这两年，我总看见你一个人抱着这条狗……”

韩冰分明是不愿意谈这个话题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身说：“我得走了，狗罐头吃没了，我得去买。”说着收拾起唱机，抱着狗走了。

刘老根诧异地望着韩冰的背影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真是邪门儿了，狗还吃罐头！那玩艺儿不打籽也不下蛋，养活它干啥？”

韩冰听到了刘老根的话，却没理他。刘老根马上就感到寂寞了，便从衣袋里掏出小录音机打开，二人转又哼哼呀呀响了起来……

刘大榛家的客厅很宽敞，装修也很豪华，是个富贵人家。他大学毕业后先在机关里工作了两年，然后就下海经商，自己办了个贸易公司。由于运气好，赚了些钱。刘老根对有钱的儿子很是放心不下，时常告诫他不要放纵自己。这几天儿子总是回来很晚，刘老根心里就有些不安，他打算跟儿子谈谈。

刘大榛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，当时刘老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电视节目是一周一次的《农村俱乐部》，两个演员正演唱东北二人转《猪八戒拱地》。

刘大榛脱下西服挂在衣架上，正往卧室里走时，被父亲叫住了：“哎，你站住。”

刘大榛站住，皱着眉头问：“干啥呀？”

刘老根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关了，然后抬手拍了拍身边的沙发：“来，先坐这儿。”刘大榛一脸无奈，走过去坐下。他知道父亲又要说什么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是爹呀！

刘老根以前当过村支书，所以谈起话来还是有些领导派头的，

只听他慢条斯理地问道：“这几天怎么总回来晚哪？”

刘大榛回答：“来了几位客户，总得接待人家呀！”

刘老根又问：“没胡扯六拉吧？”

刘大榛皱了皱眉头，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：“爸，你怎么老问这个呀？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胡扯六拉了？”

刘老根严肃地盯住儿子的脸：“我不是给你提个醒儿吗？我要是看见了你胡扯六拉，就没这副好脸儿了。”

“提醒儿也用不着，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？”

“我不是怕你变嘛，常言说得好，久在河边儿站，难保不湿鞋，你要是敢胡扯我可可不饶你！咱们家祖祖辈辈可都是清白人。”

“爸，你这话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记住了。”

刘老根点点头：“嗯，记住就好。”

刘大榛站起来要走：“那我睡去了。”

刘老根一把扯住了儿子的袖子：“别忙，我还有话呢。”

刘大榛叹息一声，又坐在沙发上。

刘老根和颜悦色地问：“最近又在搞啥项目哇？跟爸说说。”

刘大榛苦着脸说：“爸，你就别操这个心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”

刘老根很不服气，脸上又显出当领导的表情：“我什么不懂？当年我当村支书也管着好几百号人呢！”

“你那是种地，我这是做生意，两回事嘛。”

刘老根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于是冷了脸问道：“哎对了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到山里收购地板的事，你没背着俺偷摸儿地干吧？”

刘大榛说：“你不是不让我干吗？我没干。”

刘老根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嗯，你得给我记牢了，山里那些小地板加工厂都不走正道，木头都是从林子里偷来的，你可不能捣腾他们的脏物，到啥时候咱也不能祸害家里那座大山！”

刘大榛答应着：“我记牢了。”

刘老根这才摆摆手说：“记牢了就睡去吧。”

刘老根教育完儿子心里很满足，他情绪一好就不想睡觉，于是又打开电视，有滋有味地看起二人转来。

刘大榛垂头丧气地走进卧室，见夏雨潇躺在床上捂着嘴笑，便没好气地问：“笑啥呀？”

夏雨潇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笑你又被教育了一通。都说啥了？还是警告你不准胡扯六拉吧？”

刘大榛一挥手：“唉呀，睡你的觉吧。”

夏雨潇兀自感慨：“这老爷子呀，我还真得感激他，有他常念念紧箍咒，谅你生活上也不敢胡来；可是他生意上也念咒，这就烦人了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干，还动不动就想听汇报，你说他懂个啥呀？”

“唉，他不是老人嘛。老人都这样，什么都不放心，什么都想管。”

“谁说老人都这样？我爸就不这样。”

刘大榛听了不顺耳，心里生气却不敢和妻子发火，赌气地说：“行了，别又拿你爸比，我知道你出身高贵。”

夏雨潇也生气了，瞪了刘大榛一眼：“咋地？怕比呀？怕比就别往一块儿凑合。”

刘大榛一脸无奈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我说你还讲不讲个理呀？是我爸自己要来的吗？你当初左一个保姆右一个保姆地换，换到最后没人来了，你就哭天抹泪地求我爸来，怎么现在倒成了人家往你这儿凑合了？”

夏雨潇说：“就算是我请来的，可他总得明白为啥要来吧？现在孩子都上幼儿园了，他为什么还不走哇？是不是看上楼下的寡妇啦？”

刘大榛心里烧起了一团火，可说起话来依然绵里藏针：“我说你损不损啊！这叫什么话？孩子是上幼儿园了，可总得有个人接送吧？”

【梦剧场】

夏雨潇说：“那当然，我接送。”

刘大榛说：“你接送？我看你还是接送旅游团吧。你一个导游成年往外跑，也不想想一年到头自己在家呆几天！就算你行，事儿也不能这么做呀，用着了把人家请来，用不着了就赶人家走，这不是卸磨杀驴吗？”

夏雨潇听了丈夫的话，忍不住笑了：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刘大榛不明白妻子笑什么：“我说的怎么啦？不对吗？”

夏雨潇嘻嘻笑着说：“你在哪里接受的高等教育？竟说你爸是驴！”

刘大榛莫名其妙，眨了眨眼睛问：“我什么时候说啦？”

夏雨潇说：“就刚才，你说我卸磨杀驴。”

刘大榛拿妻子没办法，气哼哼地关了床头的台灯，屋子顿时黑了。

夏雨潇心里盘算着，如果她自己接送孩子，这老爷子就闲着没事，也就该主动走了。于是，她决定自己接送孩子。

这天早晨，她给珊珊穿好衣服就要领她走，可是珊珊愿意让爷爷送，不跟她走，气得夏雨潇冲孩子嚷嚷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呀？谁给你惯的毛病，啊？我送你为啥就不行？今天我偏要送你，你给我走！”

珊珊站在门口不动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刘大榛听到女儿的哭声走过来，小心地问：“咋回事啊？”

夏雨潇气哼哼地说：“不跟我走，偏让他爷爷送。犯哪门子邪了！”

刘大榛想息事宁人，小声和妻子商量：“那就让他爷爷送嘛。”

夏雨潇不满地瞪了她丈夫一眼。

刘老根心里明白，儿媳妇是想消除孩子对他的依赖。本不想再管这事，可是他听不得孩子的哭声，便走过来，在珊珊面前蹲下说：

“珊珊别哭了，来，跟爷爷走。”

刘老根背起孩子出了门。

夏雨潇又瞪了丈夫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下好，粘上了。”

韩冰还坐在喷泉边那把椅子上，耳朵上依然插着耳机，小狗在她脚下玩着。这时，二人转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，她知道刘老根又来了，暗自笑了笑，把耳机拿下来，关了“随身听”。她慢慢扭过头时，不由得愣住了——刘老根站在椅边，怀里也抱着一只小狗，正冲她微笑。

刘老根把小狗放在地上，两只小狗亲昵地玩到了一起。

韩冰看了看两只小狗，又看了看刘老根，好奇地笑了。

刘老根掏出小录音机，关了声音再揣进兜里，然后坐在椅子上。

韩冰低下头说：“这几天没见着你。”

刘老根说：“孩子放了几天假，她妈要带她出去旅游，孩子又非要我跟着去，我就跟着去了，这钱花的，跟流水似的。”

韩冰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旅游当然费钱。去哪儿啦？”

刘老根回忆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叫什么莲花山，其实就是个破山包子，照我们长白山差远了，可人家就能挣来大把大把的钱！你说，我们长白山是不是也能卖钱？”

韩冰笑了：“长白山当然是好地方，只是交通还不太方便，旅游资源还没开发出来，以后一定会火的。”

刘老根说：“出去走这一圈儿我算是明白了，山山水水都是钱，就看你会不会变这个戏法儿了！”他说话的样子很是感慨，看来真是受了触动，事实上这次旅游也决定了他日后的生活走向。

可韩冰对刘老根的话题不感兴趣，便把话题转了：“你也养狗了？这玩意儿可是不打籽也不下蛋呀！”

刘老根说：“我不养这玩意儿，是我儿媳妇养的。”

韩冰觉得刘老根的话一语双关,也可以理解成儿媳妇是狗娘,便捂着嘴偷偷笑了。

刘老根审视着韩冰说:“我就知道你笑话我。挺大个老爷们儿,原来侍候孩子,现在又改行养狗了,丢人是不是?可我那儿媳妇还瞪两只眼睛骗我,说‘爸你不懂,抱条狗显得高贵’。闹了半天咋样?没高也没贵,倒成了耍猴儿的了!”

韩冰敛去笑容,安慰道:“我也养狗,怎么会笑话你?其实这小狗儿通人气,挺好玩儿的。”

刘老根说:“我儿媳妇也这么说,早就要养,是我硬拦着没让她养。我说你的孩子还得别人带呢,还有闲心养狗?现在孩子大了,她这闲心又来了,先斩后奏就抱回家了,气得我一天没吃饭。”

韩冰说:“既然抱回来了,那就养着吧。”

刘老根摊开两手说:“用钱买来的,不养咋整啊?听说这畜牲挺贵呢!咋也比猪羔值钱吧?”

韩冰打量一下小狗说:“一百个猪羔也不换,这条狗值几千块呢!”

刘老根一惊:“啥?几千?”

韩冰淡淡地点头说:“是啊。”

刘老根忙掏出一个手机又问:“这玩意儿呢?值多少钱?”

韩冰说:“也得几千元。”

刘老根痛恨不已,瞪着韩冰连连说道:“败家呀!太败家啦!”

韩冰说:“这东西有用啊!”

“有啥用啊?专为这条狗配的,说是这条狗有啥情况好及时和她联系。你说,有钱干点啥不好呢,咋就玩这一套呢?”

正说着话,手机响了。

刘老根忘了这手机怎么用,放在耳边“喂喂”了两声,手机依然响个不停。他忙问韩冰:“哎,这玩意儿咋用啊?”